

元
叟
錄

C40
4514
(176)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百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廂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兼入正辨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五

法語

示果侍者

拈華微笑斷臂安心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勢不復已
將錯就錯說箇佛說箇祖說箇心說箇性何異乎白
地上好肉剗瘡本色衲子向胞胎未具朕兆未分以
前著得一隻眼廓然蕩豁洞徹十虛便與釋迦老子
達磨大師無二無別謂之頂王三昧謂之隨色摩尼
謂之無盡藏神通門謂之金剛寶劔踞地獅子烈焰
聚種種名盡三界十方世出世間更無一塵一法與



撰述
不
爲緣爲對爲障爲礙水潦於馬祖踏下呵呵大笑
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根
本旣明源流旣正轉大法輪耀大法眼操殺人刀裹
活人劒抽釘拔楔解粘去縛使有情界中佛種不斷
豈不是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也

泳藏王入京書金字藏經求語

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晝夜六時常放妙寶光明常出
妙寶音聲音爲汝諸人開演無上第一義諦爲汝諸
人當頭蹉過當面諱却不能領箇現成受用遂乃勞
他迦文老漢起道樹詣鹿苑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曲

開方便巧說多端有權有實有頓有漸有半有滿有
偏有圓如將黃葉暫止兒啼其奈去聖時遙其弊有
不可勝言者矣當今聖天子以佛心統御萬邦日月
所照霜露所墜悉稟威靈咸歸化育觀此大經多成
迷昧憫此衆生多成懈怠大揮公帑精金詔天下善
書僧儒畢會京師重爲書之徑山泳藏王由是以書
畫預選於斯行也深蘸紫毫大書碧楮一經一偈一
文一義一句一字悉皆放光動地將使五濁衆生聞
是經者革迷昧爲明了見是經者策懈怠爲精進同
悟如來十二行輪豈但法門增九鼎之重哉

示壽維那

英銳之士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向我衲僧門下尚未能彷彿萬一鑽頭入知見網中插脚向情識海裏狗口裏求象牙馬頭上尋牛角萬劫千生永無成辦之期矣年來此道殊甚據曲木床稱師者智眼既已不明擔鉢囊行脚者信根又復淺薄麻纏紙裹迤相熟瞞俾少林直指正宗流成戲論可不痛心疾首者哉昔太行山克賓禪師在興化作維那化一日謂云你不久爲唱道之師蝦爲子曲賓云不入者保社渾銅打就生鐵鑄成化云你會

了不入不會不入幾乎蹉過賓云總不與麻真獅子兒能獅子吼化便打復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復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趁出院興化此令雖行無奈傍觀者醜雲居舜老夫云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是而今之流翻轉面皮多少時矣大慧師祖云要作臨濟坦赫兒孫也須是翻轉面皮始得二大老一期截長補短檢點將來總欠悟在且道當時別作什麼道理向興化門下免致罰錢出院試下一轉語看

示染禪人

廣劫來生生死死如旋火輪無有休息如汲井輪
互爲高下良由迷自本心昧自本性逢境便緣逢塵
便執頭出頭沒不自知非而已天台染禪人無染其
名絕塵其號蓋以眼無所染則色塵絕耳無所染則
聲塵絕一根旣爾諸根亦然諸根旣爾諸塵亦然諸
塵旣爾諸法亦然諸法旣爾則曠大劫來舍身受身
出胎入胎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森羅
萬像明暗色空世出世間無一鍼鋒許非各各當人
得大自在得大受用得大解脫得大安樂時節於其
中間生亦不可得死亦不可得染亦不可得淨亦不

可得如是名亦不可得如是號亦不可得四大五蘊
世出世間一切法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譬
如虛空體非諸相不拒諸相發揮拈一莖草作文六
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左
之右之無施不可豈不光明俊偉者乎古德云靈光
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
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亦豈外此別有指陳也

示立首座

寂靜中做工夫者以寂靜爲究竟他且不是你寂靜
中究竟底物憤鬧中作主宰者以憤鬧爲得意他且

不是你憤鬧中得意底物經教中領覽者以經教爲根本他且不是你經教中領覽得底物師友中講磨者以師友爲淵源他且不是你師友中講磨得底物此無形段金剛大士從塵點劫來直至而今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你擬向東邊討他他向西邊立地你擬向南邊討他他向北邊立地教他與一切人安名立字卽得一切人與他安名立字卽不得一切處一切時與你萬像爲主萬法爲師此其是也自非上根利智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將第八識斷一刀豈有成辦時節豈不見盧祖至大庾嶺時有明上座者陳

宣帝之裔也膂力絕人故有將軍之號奔逐至前盧祖知勢不可敵因以衣盂置盤石間云衣以表信可力爭耶任汝將去明盡力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云我來求法非爲衣也盧祖問曰汝今欲求何法明曰我實未識自己本來面目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明當下豁然大悟徧體汗流悲淚請曰上來密語密意外別更有否祖曰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但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卽在汝邊明作禮曰某甲在黃梅實未省本來面目今蒙開示如

人飲水冷煖自知咄便以此爲本來面目耶驢鞍橋
且不是阿爺下領潮陽立首座嘗分座於山中臨別
求語因而不覺惻怛

示報侍者

向上一路恢廓十虛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
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嘿通要在當人深信堅固
向胞胎未具朕垂未分以前一覷覷破透頂透底迥
絕羅籠亘古亘今了無向背七縱八橫得大自在方
有少分相應若乃依師差別見人差別被他曲木牀
上瞎老師胡指亂註有佛有法有禪有道有玄有妙

有機關境致如何若何膠住你舌頭釘住你眼睛陰
住你胃襟如油入麪永取不出日久月深化爲精魅
颯颯放無量光明現無量神通以謂天下無敵我眼
本正因師故邪斯之謂也老胡十萬里西來盡力提
持只道得箇不識六祖傳黃梅鉢鉢全身擔荷只道
得箇不會由茲而降或行棒或行喝或擎拳或豎指
至於打地面壁覷三箇木毬之類鞠其指歸如國家
兵器不得已而用之豈有佛有法有玄有妙如何若
何與你作究竟栖泊哉

示意首座

威音王佛以前有一坐具地從古至今未曾移易一
絲毫十箇有五雙剛自不知落處鄧師伯云山前一
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買來還自賣爲憐
松竹引清風也只是箇破家不肖之言豈知有上祖
田舍翁陰德也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
無快如倚天長劔鈍似無孔鐵槌僧又問趙州狗子
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鈍似無孔鐵槌快如倚天長
劔伶俐漢橫拈得去倒用得行一任天上天下其或
未然且向七百甲子老瞎禿手中乞命佛果謂圓首
座云彼以惡來及以惡聲名色非理相干但直下坐

斷如初不見不聞久久魔孽自消若與之較則惡聲
相返無有了期亦不表顯自己力量此雖古人煎過
藥滓倘以元和津日進一服則世間一切逆順境界
皆吾解脫遊戲之場矣衲僧家旣已置身此箇法門
憤一口氣挺然出來與從上佛祖雪屈方乃不辜行
脚本志隨羶毳趨大隊向老鼠孔裏頭出頭沒豈其
然哉

拙隱居士求示

此不思議大解脫門在各各當人分上從曠劫至今
無絲毫間隔無絲毫虧欠只爲你根性不等智識不

明聽聲不出聲見色不超色被他無明煩惱人我是
非情見想習使得七顛八倒苦海中頭出頭沒無有
了期以故諸大佛祖遁相出典曲垂方便巧設多端
以諸幻藥治諸幻病不過欲汝諸人一箇箇退步就
已向夢幻殼子上明自本心見自本性直到大休大
歇大安樂田地而已卽非向外別有一塵一法一找
一能一言一句擔得將來誑諱於汝是故德山有言
向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汝執取生
解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
草附木精魅野狐豈不信哉番陽孟居士遊宦南北

兩朝徧參江泐尊宿晚慕劉遺民之風入西山蓮社
爲肥遯計徑山佛慧老師因以拙隱號焉蓋以世間
諸子百家文章技藝皆小巧邊事非自己大休大歇
大安樂之妙惟直下啐地折曝地斷巧盡拙出方可
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無二無別只如博地凡夫現
行無明如千波萬浪相似作麼生究竟作麼生洞明
方乃得到者箇田地豈不見昔張拙秀才訪禪月齊
已泰布衲於石霜會中一向只與此三人說詩講文
章初不知有脚跟下奇特事禪月向他道堂頭和尚
是肉身菩薩何不參禮拙因依教而往霜問云秀才

有所喜風卽飄殺了你四者既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明暗色空森羅萬像到處粘作一團如藕膠相似驅你入驢胎使你入馬腹總由他在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矣如今要得瞥脫盡你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兼作一口吹毛劔佛也祖也凡也聖也逆也順也好也惡也一時斬爲三段但有來者悉皆裂破積生累劫縱有多諸惡習自爲解脫矣正恁麼時畢竟喚什麼作吹毛劔至治二年八月十九日爲匡廬善侍者書曰

示可宗禪人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古人與麼道平地鑿成溝壑了也者裏裂破古人舌頭全心卽佛全佛卽心道有亦得道無亦得道不有不無亦得道不有不無亦得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可宗禪人由西蜀南詢志高氣銳頗不爲邪師惡友所迷謬謁余於不動軒中因而問曰汝云可宗以佛爲宗耶以祖爲宗耶以佛爲宗佛無可宗以祖爲宗祖無可宗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悉無可宗汝之名號從何而立宗曰宗旣無宗可亦無可如上所說莫便是某甲安名立號處麼余叱之曰者野狐精向汝道一無可宗汝

更要安名立號在

示闡侍者

佛法大事非劣根躁進可求辦悠久鍊石身心向自
已腳跟下微細揣摩忽一朝桶底子脫自然海印發
光生絲毫異見作絲毫聖解則又打入九十六種數
中認賊爲子矣三祖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德山云
毫髮許言之本末皆爲自欺者箇說話十箇有五雙
多成蹉過四明闡禪人嘗侍吾香几於五髻山中孜
孜矻矻不倦於斯真末法英俊余懼其爲九十六種
所攝持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不能顯發因述茲激其

深造遠詣印板打來模子脫出口傳心授以當宗乘
今時普例邊事非吾望也請自著精彩

示浩侍者

臨濟云夫出家者須辦得平常真正見解辯佛辯魔
辯真辯僞辯凡辯聖若如是辯得名真出家若魔佛
不辯正是出一家人一家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爲
真出家人南陽忠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家肥生
孝子國霸有謀臣國師云將謂吾孤負汝元來汝孤
負吾倒轉鎗頭了也鹽官國師喚侍者云將犀牛扇
子來貧時思舊債侍者云扇子破了也頭落也不知

國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窮淵須到底侍者無對蒼天蒼天又一尊宿不赴堂侍者覆云和尚何不赴堂宿云我庄上喫油糍飽傍觀者啗侍者云和尚不出門因甚庄上喫油糍折着攪滄溟宿云你去問取庄主推惡利已侍者出門值庄主至云謝和尚訪及疑殺四天下人天台浩侍者久棲太白擇木寮盡得平石老禪要領魔之與佛固是洞然明白只如國師三喚侍者三應那裏是他孤負處扇子既破喚什麼作犀牛兒既不曾出門因甚庄上喫油糍者裏個儻分明者一隊弄泥團漢不消一鏤便見冰消瓦

解其或未然玄沙道底

示永禪人

七處九會同一菩提覺場三世十方同一毗盧性海由根器之差殊致宗乘之各異茲乃教乘中平常見解山陰永禪人昔嘗掉鞅其間固是不勞拈出只如杜順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明法身耶讚法身耶纔思量擬議打入陰界去也事上不明爲事所障理上不明爲理所障事上見得爲事所刺理上見得爲理所刺刺拔障除鳳縈金網粲祖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中峯門下拄杖且

不打者漢亮座主參馬大師始聞虚空解講之語拂袖便行稍有衲僧氣息至於回頭轉腦之處打失鼻孔却乃一生受屈當時若遇箇本色咬猪狗大手腳使知有轉身一路豈止西山坐殺而已哉永寄錫山中時一日來參余問云你是教庠人物我且問你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天台因甚入教華嚴因甚五教永云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余云屙屎見解永擬議余即打出其時適有官冗未暇盡情祛其所繫相別歲餘忽攜此紙需語爲江西沿途警策從而謂曰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同滲漏自東徂西二千里水宿風餐晨興夜坐時作麼生道得十成絕滲漏之句以雪前恥

示康藏主

佛法無功用處一切平常著衣免寒喫飯止飢而已你擬心思量他他且不是你思量底你擬心莊嚴他他且不是你莊嚴底說得如餽瀉水會得如刀破竹千里萬里愈沒交涉所以道諸佛不會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隨病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業根汰汝情見只圖你作箇脫白露淨無事衲僧豈有鍼鋒許實法與你作咀嚼與你作蹲

撰述
示覺
坐也你若不肯自信挑囊負鉢傍人門戶求禪求道
求玄求妙求佛求祖求善知識以爲究竟以當宗乘
譬如埋頭向西走要取東邊物轉走轉遠轉急轉遲
但切疲勞終何所益豈不見瀉山問香嚴我不問你
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底未出胞胎未辯東
西時本分事道將一句來嚴懵然無對屢上堂頭呈
所解乞爲說破瀉云我說得是我見解終不益汝道
眼嚴歸寮徧檢平日所集諸方言句並無一語可酬
此問自歎曰畫餅豈可充飢以火一時焚却云此生
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泣辭瀉
山而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憇止焉因芟除草
木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契悟沐浴更衣望瀉山遙
禮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安得有今
日事也由是言之死却現行滅卻意根全身放下
有商量分聰明智識嘍囉巧黠豈能希冀萬一

示印空禪人

迎文老子未出母胎便用箇無文印子將十方虛空
世出世諸法一印印定絲毫無有走作及乎既出頭
來隻手指天隻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
上天下惟吾獨尊也只用者印子起道樹詣鹿苑歷

三百六十餘會開八萬四千法門也只用者印子末
後人天百萬衆前拈金色波羅華普示大衆時迦葉
尊者破顏微笑便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用付
於汝也只用者印子由斯而降竺乾四七唐土二三
正按旁提橫拈倒用無非此印之妙曹谿大鑿而下
馬師一喝以來印文大著如十日麗天纖悉莫能隱
遁光明俊偉其亦極矣迨今年以來臣徒領衆者
已眼旣已不明尋師擇友者信根又復昧劣各以冬
瓜印子遞相傳授顛顛預預籠籠侗侗如黑月夜行
于險道丘陵坑坎終不分曉蓋爲來處不諦當遂乃
如斯長沙潭禪人心憤憤口悻悻要與從上佛祖雪
屈因以印空自號期揭此普示天下後世其高風英
槩固以超出時流數百倍矣更須和者印子一撲百
襍碎徑山老漢然後與汝三十拄杖

示紹藏主

道人之心其直如弦但無人我是非聖凡優劣詐妄
諂曲諸等過患自然得入無住心體從本以來不是
人不是我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
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只爲一念妄心分別取
舍突然起得如許多頭角被他萬境回換十二時中

不能得箇自由自在所以道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
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海首座省親求示

伏馱蜜多問佛陀難提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佛陀難提云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二大士驀劄
相逢顯揚此箇法門如大日輪昇太虛空照四天下
絲毫無有障礙伶俐漢向者裏著一隻眼曠大劫來
舍身受身出胎入胎所生父母所纏愛網一時裂破

曠大劫來得念失念成法破法所作事業所墮樊籠
一時透脫內四大外四相五聚十八界種種名言句
義求其蹤跡了不可得一切處一切時如龍得水似
虎靠山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可
不爲世出世間真大丈夫哉洞山以不歸勸人欲明
此也黃蘗身至庭闈不交一言而去揭示此也老盧
鬻薪而給睦州織蒲以養顯諸世相施諸人事非外
此也或時與麼或時不與麼與麼不與麼皆吾佛大
報恩之妙業人所燒迷雲所覆愛河中頭出頭沒豈
足語此哉高安海首座法中俊人也一日以父死母

老言別西邁因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卻
現本身爲父母說法而徵之曰骨旣還父肉旣還母
喚什麼人作那吒太子海低頭問訊云謝和尚證明
卽書以爲贈其時實泰定二年七月十有九日也

爲渤海月軒朱處士掩土

盡十方世界是箇大光明藏從古至今無一法可增
盡十方虛空是箇大解脫門從古至今無一法可減
故我渤海月軒處士爲一鄉之善士作三界之韻人
其在儒也則儒苑之蒼龜其在佛也則佛門之墻壑
雖示作有爲事而不滅壞無爲之相雖示學無爲法

而不分別有爲之名雖示有功名富貴而不爲功名
富貴所拘牽雖示有塵勞業感而不爲塵勞業感所
汨沒拓本來田地顯自己家風以詩書振祖宗以禮
義悅親友處夫婦如琴如瑟生子孫如鳳如麟行種
種方便成種種因緣昔年全體與麼來地現酒中之
影今朝全體與麼去鴻遺沙上之痕酒中地影旣無
實跡可畱沙上鴻痕豈有真蹤堪戀七通八達了沒
遮攔萬別千差都無罣礙正恁麼時歸根得旨末後
光揚一句如何擎展一杯黃土蓋平生千古清風動
巖穴

撰述下
元更端和開元錄卷五
十七
爲妙淨潔長尼起龕

見身無實是佛身山河大地迥絕異緣了心如幻是佛了草木叢林更無別法故我某人現比丘尼身成大丈夫事拋玉樓金殿直趣此宗挺鐵壁銀山單明自己廓性天之雲翳蕩心地之塵昏透聲透色八面玲瓏亘古亘今十方通暢毋固毋必能柔能剛道契南北兩朝各滿東西二瀕靈機活脫劉鐵磨未足觀光智鑑虛圓凌行婆亦須退步全體是箇解脫大海全體是箇涅槃妙心無起滅可求無生死可出百骸潰散卓爾獨存四大分離湛然常寂正與麼時身裏出門卽不問門裏出身作麼生毗盧頂上從來往安樂邦中任去留

答慈雲狂長老嗣法書

警知客來得所惠書就審體候安和且知四衆所推瑞世大方一香不忘靈山道聚之舊與今時趨炎附勢待價而沽不原所自者大有徑庭矣旣得座披衣入者行戶作者虫豸不可容易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一切處一切時但只鋪心如地久久自然靈驗或些少魔孽亦當自化先聖有云昔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斯之謂也缺

齒老胡十萬里西來單傳心印直接上根二祖三拜
得隨後復說四行以傳于今何也深慮後人爲喜風
所飄瞋火所燒隨世遷流有失正念之故宜深思焉
上堂提唱務在單提箇事開悟人天前則馬祖百丈
德山臨濟後則大慧應庵縱橫波辯直達心源得大
自在無出曹谿盧祖皆可爲法輒嫩嫩曲彎彎打入
今時口傳耳授隊中強生節目疑誤來學非吾望也
爭人爭我以當宗乘行盜行淫而爲佛事劫掠常住
結好貴人冒稱善知識出佛身血之徒豈堪共語未
間幸自保愛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五

校譌

第十七十三行

了當作幻

嘉興楞嚴寺經坊捐貲刻此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五

澄江釋在誠對長洲徐普書上元縣周子孝刻
萬曆戊申歲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六

偈頌贊

示瑰上人

爾家一字之寶王星喻劫來無有二無今無古無死
生日日放光光動地釋迦彌勒是他奴外道天魔總
其侍隨時任運本騰騰蹉脚便遭魔境界惡業猛火
燒須彌長墮三途受顛躓大千沙界海中漚況乃文
章一小技此心若善自知非何處別求真實義

贈上天竺偉首座

台衡以三觀爲正傳嵩少以一心爲直指會則事無

兩般不會則千里萬里各開戶牖萃英髦帟驟龍驤
知幾幾上人間出多慷慨誓將生死窟根株平生足
跡半天下豈肯汨沒文字海中甘作鑽故紙之蠹魚
德山見龍潭便乃燒却鈔疏良遂參麻谷便乃散却
講徒男兒曠達有如此光明烜赫何代無光明烜赫
何代無

送聞禪客歸淨慈

銖其脣劍其舌劈面機電光掣蕩二三直指之流蓬
掃四七單傳之落葉爭如默坐解空人一字當年不
曾說諸天讚歎復雨華千古清風動巖穴聞禪聞禪

歸去來草鞋跟斷空塵埃南屏幸有舊泉石何妨且
臥雲濤堆

示潔上人

本源自性佛妙應無真形千身總幻相萬法皆空名
迷頭認影不知歇如飢喫鹽添得渴澄神靜慮而無
爲似水浸石空經時鉤章棘句說道理癡狂業識徒
勞耳老胡昔日南天來九年面壁嵩山隈別無毛髮
可傳授只要當人心眼開出蓋纏脫羈鎖要行即行
要坐即坐南北東西無不可山僧與麼葛藤如邀空
華還結空果平白重重成話墮潔禪潔禪會麼會麼

藏本

元豐初刊

山房自述

故園歸路隔天涯絕頂間房且寄家
鬻罷貝多山月
上一棚華影漾袈裟

雪樵

珠霰飄飄柴在肩且謀燒火過殘年
庭前此際無人
立爐內憑誰續斷煙

寄希白藏主

青杉高簇天人者此安禪雙澗水回
合四山雲接連
燈分紅燄遠茶點白華圓別後爲誰
語祖門玄又玄
悼通靈仲

古今人所共如電閃青天一相不二
相千年還萬年
院扃雲塢竹塔面石峯蓮因想遊從
舊閒心亦悵然
送勝上人歸省方山和尚

徐家園裏莧菜根殺人活人妙無敵
丈夫不自守箕
裘躡縣遊州竟何益秋風滿眼多塵
沙客途雖好爭
如家結束衣囊快歸去此身且免空
波吒阿師心事
吾所識天台寥寥眼雙碧若問參尋
事若何切忌當
陽亂拋擲

題水月猿圖

水中明月輪可詭不可覓探猿徒自
狂觸破寒潭碧

深源

大法之本根如淵杳無極趙州探茱萸拄杖空靠壁
答竺二元和尚二首

此時有院不愛住聞在江皋自隱居劫火灰飛大千
界普光心印只如如

出息常不保入息年來況乃病猶多故人襟義高千
古忽枉瑤華到薜蘿

次韻答林首座二首

一房間寄長松下殘喘雖留如病何爲報南山舊玄
侶幻華光景已無多

祖師門戶無關鑰今古誰云到者稀兜率宮中恣遊
戲對揚曾不負來機

寄東嶼和尚

相别于今八載餘君臣徒衆我閒居白雲流水乾坤
外終不相親在寄書

經故人別墅

門徑無塵有綠苔東風落日舊曾來白頭道者今何
在一樹櫻桃華自開

送亮上人歸甬東

有口莫喫趙州茶有眼莫覩靈雲華毗盧心印廓寰

宇今來古來常無差吳江裂地直鄧嶺摩天斜或泉
或石并草木或雲或月兼煙霞萬像森羅總惟我十
方刹土曾非他業海衆生自迷悶合塵背覺成誦訛
輒勿鹵鹵莽莽直須吒吒髣髴跨德山臨濟超彌勒
釋迦拈一機明中洞邊示一境顯正摧邪千人萬人
近傍不得直下如蝎如虵是爲了事真衲僧高奮金
策遊天涯

送方上人西蜀省親

道本絕方所隨緣觸處真家鄉元不遠父子卽非親
徑辭粘輕策江華拂淨巾東吳與西蜀曾不間纖塵

文殊讚

七佛之師只者便是形現百千劒去久矣
明藏王手製竹拂爲惠偈以謝之

脩然香且潔拈出幾人知節抱冰霜勁姿含水石奇
憐君能製作媿我懶提持懸向繩牀角因懷馬簸箕
悼靈座王

道不分年少朝聞夕可亾講精文徹梵吟好句諧唐
託質思他界遺骸厭此方台宗舊遊在名共白雲香

送初西堂遊江西

由吳西入楚風雨正秋殘不愛住山樂豈辭行路難

江明齋鉢淨嶽靜夜燈寒爲了玄中旨留襟笏自瞞
次晦機和尚韻送悟上人歸徑山

瓦缶固已無黃鍾雪曲豈混巴歌中石房巉巖自丘
壑兀坐贏得閒觀空上人何從悟玄旨了知是法非
文字高高解窮千仞巔深深能極九淵底歲晚相看
正搖落此身勿訝無錐卓歸去凌霄古寺間且聽松
風撼喬嶽

寄晦機和尚

流落似孤蓬君西我復東二三百里外一十五年中
老去頭毛白寒來樹葉紅所期盤石上松月夜禪同

送張中丞北歸

并序

大德八年十一月御史中丞張公以榮祿大夫行
宣政院使至之日凡政之不便於僧法之有叛於
佛者一掃而刮絕之人神悅和上下胥慶十年春
公赴召中天竺野叟某說山偈以贈云

我佛如來無上尊其法充滿大千界從塵沙劫至今
日無一處所而不周世有奇特過量人現宰官身爲
弘護遙奉玉音來自天爲此大法之墻塹以勇猛力
制羣魔以慈憫心拯衆苦瓦礫化爲觀史天寒者得
衣飢得食譬如清涼之寶月一切物像悉皆照又如

摩尼之寶珠一切塵泥不能染不出當人一念中成
就如上勝功德此勝功德既已成一念之中亦無異
人人同以此一念願公壽考康且強永佐金輪聖天
子對揚休命恢此宗

寄無維那七首

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
別水滿千江月自孤

文字波濤如大海窮源徒只困心靈德山棒打四天
下早歲何曾不講經

化儀無假無不假化法無空無不空陝府鐵牛耕大
海西天夜半日輪紅

重玄疊妙兩交加病眼還應見黑華梁上爐灰那是
飯盞中弓影奈非蛇

頂門有眼要須開莫待天明失却雞八萬四千諸法
相但將黃葉止兒啼

古德不離方丈內云胡庄上喫油糍三賢十聖猶迷
憎八教闍黎豈得知

青天時雨講華新離却言詮有幾人教網鞵鞵大千
界只應良遂是金鱗

次橫山和尚韻

匡徒領衆知多少盡把龜毛拂一枝靈鷲山中手頭
短祇將掃帚畫蛾眉

栽松

鈍鑿橫扇雪未消不辭老步上岩堯等閑種得靈根
活會看春風長綠條

示有上人

有身便有世間事心念如何得會無將滅止生生止
滅猶如水上捺葫蘆

示徒弟天啓

真箇龍生金鳳子自然衝破碧瑠璃池中鷓鴣只癡

憐脚下魚遊都不知

出隊寄歸示衆

蓋盂有口吞千界寶藏無倚洞十方七佛以前一段
事相逢誰肯便承當

太湖三萬六千頃垂白西來把釣竿蝦蟹魚龍都不
見月明空照夜濤寒

化浴

欲洗勞生曠劫塵灰寒火冷旋添薪老僧別也無他
意只要當人悟水因

黃河舟中示善藏王二首

濫觴能起滔天浪，輒莫隨流便入流。合眼跳來開眼
看，要分清濁在源頭。

東湧未停西復起，憑君且勿怪黃河。五千餘卷毗盧
藏，早是無風市而波。

草堂陵藏王火浴，牙齒數珠不壞堅。固尤多
因爲說偈八首

火冷孤煙息，悠然見本真。金精都絕鑛，珠瑩迥無塵。
不住光明藏，非離穢惡身。天魔難測處，幾度劫華春。
幻體雖空了，光明在翠岑。冰霜一具齒，鐵石幾生心。
烈燄終難燎，飛埃豈易侵。古藤人去後，寥落到如今。

三十有一歲，精修世少知。五千編貝葉，百八顆輪珠。
念念總無別，心心寧有殊。金剛同不壞，歷歷照昏衢。
此日茶毗畢，因君笑復悲。生來誰是我，死去我名誰。
石女夜懷孕，木人朝養兒。本無形與相，何處有虧危。
東西諸祖塔，曾已徧參尋。般若謾多體，涅槃惟一心。
芙蓉敷覺海，蒼蘆綻禪林。劫火洞然後，清芬騰古今。
悟了空王法，乾坤任去留。偶爲雙徑住，又作九蓮遊。
月冷金臺夜，風生玉沼秋。鄉關楚江上，誰爲話踪由。
出生兼入死，此事本來同。常寂光明裏，真空境界中。
諸塵無隔礙，衆法盡圓融。一箇閒皮袋，何曾是我農。

破屋孤峯頂因思在去年分香朝誦呪聯榻夜修禪
解脫華同綻菩提果共圓胡爲先我去令我獨悽然

山居二首

山木交柯莎滿庭馬蹄且不污巖扃篝燈對雪坐吟
偈擁被繞泉行課經睡少每知茶有驗病多常怪藥
無靈金園一歲一牢落誰似孤松長自青

小榻新營巖瀑西白雲無路草萋萋月明扃戶野猿
嘯日晏擁衾山鳥啼積世詩書空簡蠹累朝墳墓只
田犁邯鄲驛店一炊黍堪笑古今人自迷

中山

四方八面絕躋攀直下孤危透頂寒多少時人外邊
覓却從平地起峯巒

月舟

冰輪夜冷水天空萬里清光一櫂中七百高僧撐不
上黃梅贏得送盧公

贈日者

年今八十有三歲來日難侔去日長爲報諸方無別
說木栽直裰是行裝

贈醫牙道士

牙齒分明一具骨十中今只二三存先生若不重栽

種老去如何咬菜根

示龔鋸匠

萬物與我同本根隨心所向悉皆見當機一截心手
忘一片由來對一片

示寫神黃德中居士

空華影裏人天相石火光中驢馬形歷劫分明至今
日如何描貌上丹青

因書前偈畢德中拱手而問云正與麼時徑山老
漢在裏許不在裏許師云盡大地是端上座頂相
你向什麼處分辨德中罔措再示一偈

千身彌勒牛犖角八臂那吒馬踏蹄一相之中一切
相僧絲何處辨東西

示刀鑷金生

五蘊山頭一段事黑漫漫又白漫漫圓光要得洞天
地試聽金刀爲舉揚

送瑩上人廣州省師

禪者流非尋常當機著著須超方一語一默兮解脫
光明之藏一出沒兮神通遊戲之場三十四老尚
非侶肩與浮世爭茫茫徑塢之顛羅浮之址彼兮此
兮無是不是師也資也殊未忘祴卷寒雲二千里席

驟龍馳相見時佇看平地清飈起

朱居士化姜芋以實齋扈因示之

佛功德海不可量有如虚空含衆像園林衣食及臥
具作諸佛事隨所須姜芋爲物雖甚微能滅世間飢
火苦納諸香積國中香氣周流十方界乃知一切
諸衆生具有無邊佛功德佛之功德非有無衆生心
量亦如是而我現前諸衲子實無能受所受心檀波
羅蜜衆上人亦無能施所施者有無能所二俱遣空
之一字還非真是名爲佛最微妙世出世間難思議

趙李倪三居士建凌霄會求贈

雙徑在吳淞實爲山之雄天目如屏擁其北錢塘如
練紆其東重巒疊嶽不知幾千萬數但見五峯秀色
嶺翠摩青空下有跋難沙竭神龍之窟上有覩史夜
摩之宮晴雲暖靄生巖松朝開暮合無終窮祖師據
之而鞭麟笞鳳靈物依之而給雨支風參玄上士由
之洞森羅寶印明萬像真宗納須彌於芥子卷法界
於鉞鋒皆本源自性之常分且非妙用并神通諸上
善人登此山預此會者境由心攝事得理融治生產
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苾芻儼然如鹿園鷲嶺觀紫光
聚於百萬人天之中說法至今猶未散天華如雨飄

空濛噫四生紛擾兮白雲蒼狗倏變滅五欲驅馳兮
驚濤駭浪常撞春苟非冰懷雪慮而栖禪此地兮其
將曷從

因上人求字於予字曰躡之仍爲說偈

在昔躡菴公曾居淨因寺廊徹賢首宗洞達西來意
五教一喝分光明照天地子今名淨因欲以何爲字
吾字曰躡之慕蘭乃其義倘不昧斯言古人豈難至
袒肩擔大法行看契吾志

般若妙長老以文殊問疾圖請說偈

四大都是空五蘊亦非有病從何處生問由何處起
能病及所病生卽無所生能問及所問起卽無所起
義旣已然萬法悉無礙此大解脫門何曾有羈帶
三萬獅子座九百萬菩薩入淨名丈室豈分空
上方香積國在一屈伸肘妙喜佛世界如鍼持
究竟其所歸亦豈離是說世有過量人住甚深
演以如上緣爲時作佛事我今以幻言讚揚其萬一
普願諸衆生同得成解脫

清首座拭經火綿得舍利請說偈

此摩尼珠常照世間謂從經出特地顚預謂因綿有
瞞人自瞞非卽非離透膽光寒如日曛曛如月團團

無壞無雜影現萬端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
名爲邪觀

月印池亭爲廉公允同知賦

明蟾天上飛與此不相接清泉地中行與彼不相洽
胡爲蟾與泉彼此相含攝由彼蟾之明萬像悉昭晰
由彼泉之清纖塵難污雜以茲清且明光影兩和叶
照古復照今瑩徹百千劫偉哉公允公亭扁竟高揭
使人登斯亭憑欄洞眉睫心源常若茲迥脫黑暗業
已茅屋坐化偈以悼之

圓明實性絕修持亘劫何曾有壞時五十八年一茅

屋從教業火自闍維

靜軒

六戶虛凝湛不搖從教塵世自道躋堦前盡日無人
到只有閒雲伴寂寥

海翁

窮盡波瀾絕一漚餘生甘自老扁舟四溟高臥月如
晝閒把漁蓑枕白頭

示心上人

卽心便是佛離心別無佛外求有相佛非汝本真佛

示圓覺居士

覺性本圓塵塵無礙諸佛祖師別無三昧

擬寒山子詩四十一首

百千諸佛師只者心王是廓然含十虛靈明妙無比
棄之而別求機巧說道理非徒謗宗乘亦乃謾自己
出家學參禪只要了生死死死不了時非干別人事
疾病被他牽強健被他使推尋不見他無名又無字
權門有貪狼掠脂又剝肉一已成喜歡千家盡啼哭
溢窖堆金銀盈箱疊珠玉只知丹其穀不知赤其族
此箇血肉團也須識得破飲食聊資持衣裳暫包裹
中有寶覺王常居法空座相逢不相識永劫成蹉過

何事居此中此中絕塵跡盈朝霧濛濛竟夜泉瀝瀝
噴屹四面山礫礫一拳石高眠百無憂任你春冬易
城中一少年容貌如神僊身披火浣服手把珊瑚鞭
常騎紫驕馬醉倒春風前三日不相見聞說歸黃泉
吾家有一物出入身田中趁渠渠不去覓渠渠不逢
賑渠渠不富劫渠渠不窮圓光燦萬像如日遊虛空
形本無其形分彼復分此名本無其名攻非復攻是
一朝兩眼閉送向荒山裏蓬蒿穿罽屨誰管他與你
昨日東家死西家賻冥財今朝西家死東家陳奠杯
東東復西西輪環哭哀哀不知本真性懵懂登泉臺

近來林下人多學塵中客養婦兼養兒買田復買宅
善果無二三惡因有千百他日閻王前恐難追其責
古今學僊者煉藥燒丹沙七龍兼五鳳期以昇紫霞
一朝兩腳僵骨竟沈泥沙前路黑如漆苦哉佛陀耶
佛以慈悲故金口宣金文三百六十會八萬四千門
顯此本有性隨彼衆生根似劍斫虛空何處求其痕
人生在世間其才各有施大非小所堪小非大所宜
若使竟牽羊而令舜鞭之羊肚不得飽竟舜空自疲
田園草舍間男女每團圍摘果謀供客繅絲備納官
婦憂夫貌悴母憂子身寒一箇溘然死號咷哭繞棺

心爲萬法宗萬法因心有心空萬法空生死沒窠臼
世間多少人聞法不聽受騎驢更覓驢顛倒亂狂走
有婦眩顏色折華吳水春繡裙金蛟璫寶帶玉麒麟
竊窳言無敵娉婷謂絕倫誰知楊氏女骨化馬鬼塵
木落秋水寒千峯正岑寂惟聞扁嘯聲不見人行跡
霜露濕巖莎月輪掛空碧此時觀此心獨坐磐陀石
世有無上寶其實非青黃在人日用間皎潔明堂堂
萬像他爲主萬法他爲王與他不相應盲驢空自行
名利是何物人心自不灰榮來終有辱樂去可無哀
富塚草還出貧門華亦開耕桑枉辛苦鬚白鬢毛衰

生知生是幻則生可以出死知死是幻則死可以入
智士登涅槃癡人受羈馬本身虛舍那只要信得及
世有一般漢實少虛頭多口中一片錦肚裏森干戈
眞佛自不信喃喃念彌陀饒你見彌陀彌陀爭奈何
浮世空中華只今須勦絕四蛇同篋居兩鼠共藤齧
六道常輪迴三途每盤折一生百千生何時得休歇
今古一場空憑誰較吉凶巴歌攪白雪瓦缶亂黃鐘
運去帟爲鼠時來魚作龍賢明貧軼軻癡騃富雍容
偃仰千巖內超然與世違采芝爲口食紉紉作身衣
瀑水淋苔磴秋雲漬草扉閒吟竺僊偈幾度歷斜暉

人生無百年業累有千般姦詐盈腸肚貪婪滿肺肝
聲爲聲誑惑色被色欺瞞欲脫輪迴去如斯也大難
山中高且寒人罕來登陟松搖雪珊珊蘿骨煙羃羃
巖華春不開潭冰夏方釋住此夫何爲心源湛而寂
我住在峯頂白雲常不開窻扉沿薜荔門徑疊莓苔
山果猿偷去巖華鹿獻來長年無一事石上坐堆堆
紙薄未爲薄人薄方爲薄帟惡未爲惡人惡方爲惡
帟惡尚可防人惡難捉摸紙薄尚可操人薄難憑託
天堂是自修地獄非他作何如早飯依如來大圓覺
東海揚蓬塵青山作平地王母蟠桃華迢遙不知處

人生能幾何剛抱千年慮芭蕉欲經冬秋來早枯悴
磨甃不成鏡掘地難覓天如何苦死坐要學如來禪
欲識如來禪歷劫常現前卷之在方寸舒之彌大千
者要不得妙烈火開金蓮

報爾參玄人及早須猛省心佛皆虛名浮生只俄頃
莫待無常來臨嫁却醫瘦

我笑一種人平生好輕輕忽讀書不曾精開口輒罵佛
佛者覺義也何必苦罵之古佛去已久罵之徒爾爲
覺卽覺自心常令無染污寶月瑠璃中光明洞今古
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此心若不信六道長漂沈

西方大聖人況乃孔丘語吾儂非謬傳你儂須聽取
祖師鐵牛機虛空沒關鎖須彌上搖船大海裏燒火
放去非屬他收來豈存我咄哉啞羊僧如虎觀水磨
高高峯頂頭閒寂無人遊煙雲日夜起崖樹風颭颭
巢鶴作鄰竝野鹿爲朋儔渴酌巖下水寒拖麤布裘
捫蘿陟危嶠踰石窺遐陬盤桓倚松坐俛仰時還休
逢春恰如臘在夏常如秋長年沒羈絆終身有何愁
東西市鄜子苦火燒髑髏今生不了絕更結來生讎
人生在世有何事日用但教心坦平珠與金銀衝屋
棟到頭難免北印行

衆生所抱病根別諸佛因談藥味殊別亦不真殊亦
妄妄竊真極本如如

因果歷然如指掌顛預莫謾過青春皮囊出了又還
入六趣茫茫愁殺人

天上日沒月又出山中葉落華還開黃泉只見有人
去不見一人曾得回

當人早早宜自修歡樂何曾有終畢長安陌上貂錦
兒祇恐無繩繫白日

業風鼓擊枯羈懣貪心如海不知足諸佛悟之登涅槃
衆生從此入地獄

事過都是空事來本非有請君聽我言莫飲無明酒
觀音讚二首

三十二應身十四無畏力如日遊虛空何處有蹤跡
籃裏錦鱗活鱖鯪地提起便知早落第二

題羅漢圖

諸諦空來世所無神通百變絕名模不知何處有蹤
跡卻被人傳作畫圖

題牧牛圖

誰家荒曠連平原何處孤村帶喬木官田耕盡牛正
閒且對東風弄橫玉

須菩提尊者讚

雨華曾動僑尸迦讚歎重重世稀有可惜手中麤刺
梨當時不與劈春樓

賓頭盧尊者讚

神通妙用總饒伊我且分明一問之手策眉毛不曾
放何如煩惱未空時

寒山拾得讚

作偈吟詩既村且野謂是文殊吾不信也
燒火掃地掣風掣顛安得佛世有此普賢

朝陽穿破衲對月了殘經讚

線澀眼正昏俄逢太陽照冬來天正寒且補者一窠
冰輪飛上天空庭白如晝此帙偶未終非貪數黑豆
逢磨大師真讚二首

長江十月浪滔天脚踏莖蘆去如箭闔國人追不再
還爭如莫上梁王殿

震旦來求大乘器分明杓卜聽虛聲當時幸遇梁天
子得脫渾身出鳳城

鼓山晏國師真讚

聖箭射入九重城曾郎憐兒不覺醜南國攪得涕如
湯大地山河顛倒走

大慧和尚真讚

眼蓋五天胷吞四海碧眼胡以之不直分文黃面老
因之倍增光彩斷妙喜世界如陶家輪置須彌盧於
蝸牛角上無不得大白在臨濟一宗由是大興於世
豈趨冥鷲暗小根魔子所得干免

中峯和尚真讚

巍巍堂堂焯焯煌煌言無舌而充塞乎五湖四海名
無翼而軒翥乎九有八荒其廓徹也似備頭陀契機
雪峯之毬室其痛快也如忠道者悟旨佛眼之磨坊
由是四十年不下西天目卽青山白雲爲寶華王獅

子高廣之座與森羅萬像同一敷揚斯所以鍾普明
一門之秀聯慧朗三世之芳也

斷崖義首座真讚

天目之白雲不白天目之青山不青只者是渠真面
目莫聽斷崖流水聲

東嶼和尚真讚

明水大羹其純淡也渾金璞玉其粹溫也揚蓬塵於
海底摘楊華於火中其妙而不痕也西丘三世之重
南宕一門之秀賴以獨存其袒肩擔荷之功尚何言
也

福臻琦長老請讚

以下師自贊凡六首
琦卽楚石也

心直如絃性急似箭觸著則發無背無面父藏叟不
設藏叟門庭祖大慧不識大慧機變福臻手眼旣通
身切忌隨他腳跟轉

隆教銘長老請讚

謂是徑山本無此相謂非徑山今有此相說是論非
轉增刁妄古鼎長老要作他家兒孫直須燒却此幘
三世十方空蕩蕩

五祖意長老請讚

非驢非馬百無所長三十年間四坐大牀只將真實

兩字自謂高出諸方卽此爲黑暗崖照夜寶炬卽此
爲濁惡海濟人舟航譬如煮沙欲成佳饌而擬填末
法無底之飢瘡庭怕從柴旣久知渠肺腸要須別資
一路却成大樹與世作陰涼

鏡中居士請贊

處世甚疎謀生至拙其天矯也青山有雪之松其皎
潔也碧落無雲之月共佛祖若仇若讎與衲僧爲妖
爲孽三十年四著戲衫皆諸方之所不悅鏡中居士
菴提遮知心豈在多饒舌

徒弟惠玘都寺請讚

有擒虎兕機謀無辯龍虵眼目坐斷天下徑山須是者箇瞎禿

慈侍者請讚

百無所長眼空當世厭鈍德山點污臨濟言稱大慧嫡孫直是令人耐耐當機些子不容情偏與衲僧作冤對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六

嘉興楞嚴寺經坊捐貲刻此
元叟端禪師語錄第六卷
澄江釋在誠對長洲徐普書進賢縣洪以忠刻
萬曆丁未歲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七

題跋

題聖凡融會圖

迦文以神道設教故幽明無間仲尼以人道設教故彼此有殊由性命言之幽明不得不通由形跡論之彼此不得不分伯陽清淨無爲幾乎聲聞四諦之作書曰爲道不同同歸于治三聖之同同於善世利人也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三教可一其斯之謂乎因陀羅以傳記所載耳目所接幽明彼此之事筆成此圖豈亦文中子之意耶雖然世之覽者切忌按圖索

支冊一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六

釋氏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六

二十一

撰述
元金刊書卷十一

駿

題英宗皇帝手詔洎蘇子瞻小帖

大覺璉在宋爲禪門頌德仁宗賜以龍腦鉢孟璉謂非佛儀式輒對中使焚之蘇文忠作碑紀述其詳可得聞也英宗賜以任性住持之詔璉謂駭人耳目內諸鉞線包間蘇文忠作書求示其詳莫得聞也璉後坐蛻四明阿育王山其後莫得聞者人皆共覩什襲至今由是如希世之寶焉眉山程正輔文忠外兄也繡衣持斧爲南海詳刑使者時文忠謫居羅浮與正輔相別已久其小帖所言嗒然陶然豈知當軸有欲

殺意乎噫彼儒此佛雖各不同其砥節礪行守志不回上棟九重明主下激萬世頽波誰謂其果不同耶

題徽宗皇帝墨寶

宋有天下第八世大柄日移庶政日解時薛昂由尚書左丞登門下省進無譽諤之忠退無恬靜之節區區爲二子祈請職各可謂社稷臣乎祐陵親御翰墨批其謝辭龍翔鳳翥雖聳觀瞻祿位之冗莫甚於斯者又六年金人長驅汴京矣宗廟既淪禾黍生民亦墜塗炭此札獨流傳至今脫或播之太史實爲千古商監

上文册

三石齋書畫錄卷十一

撰述
二
題雲居卽庵和尚入院佛事遺藁

卽庵始登雲居時先一夕宿瑤田庄夢伽藍神安樂公謂曰汝與此山祇有一粥緣明日午後至寺晚參罷會同袍二僧鬪狠聞于寺司凡新到例遭斥逐師深切疑訝後數年蜀士有宦達于朝者與師親故以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欣然承命將復徵往夢竟至瑤田庄而寂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能知諸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於斯二者卽庵可無憾矣癡絕以福不逮慧爲慮重加粉飾何言之小哉番易克貫藏王出其入院佛事真墨

爲示余謂此紙有關教門重輕豁達空撥因果妄謀進取者觀此得不稍戢芒銳云

跋張紫巖及圓悟宏智諸老墨跡

紫巖張魏公爲宋南渡第一人物其宣撫四川時圓悟大師祖嘗把其手囑曰杲首座真得法髓苟不出無支臨濟宗者叮嚀再三至於忍泣故公造朝首以徑山奏請大慧師祖出世濟北一宗由是震耀天下茲偈之寄其於大法豈小補哉師祖平生痛事韜晦有不作者豕豸重誓故偈末因以肯出頭否詰焉敘引朽腐銜位磨滅覽者固難曉解今以公所述塔銘

與小谿雲門祭文及圓悟臨終錄日月蓋之洞然無復餘蘊矣圓悟爲隰州諸父行大慧與隰州竝化四明當時號二甘露門默照邪禪尤大慧所深詆天目爲圓悟五世孫跋語盛稱隰州雲逢月擢沙鷗旅鷹皆題品詳悉獨無一語及力扶聖主作中興贏得廣傳無盡燈之寄豈當時未有魏公張紫巖此祇夜伽陀耶何倚據星宿遺曦娥也

題趙伯駒畫隋侯救虵圖

蟲類之毒莫如虵人皆知惡焉昔有虵被傷陷侯救而活之其虵後含一珠致謝其大徑寸其光可竝明月世之見利忘義負大恩不報有愧是虵者多矣而人不知惡方矜之騁之以爲能事趙伯駒豈無激於中而然耶

題照律師遺墨

大智老人爲宋僧一狐之腋四明顏聖徒評之詳矣今觀燕寂遺墨因寄意云律中麟角者一字直千金五濁波濤海何人識此心

題靈隱寺重刊鐫津文集後

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莊周之達言古今之極論也宋皇祐間篤時咎冰拘墟藐海日用不知者

撰述
元皇神師讚卷七
四
嘗欲致瘡瘡於吾佛教法仲靈嵩公禪師由永安山
中抱成書奏之天子天子覽其書賜號明教大師詔
付傳法院編聯入藏使與諸佛修多羅同爲萬世耿
光當時立朝如韓稚圭富彥國田況趙抃諸豪莫不
心悅誠服其平昔以彌戾車執迷自昧者由是悉皆
從風而靡劫石可磨明教此之大功不可磨也劫波
可盡明教此之勝德不可盡也靈隱所刊文藁年深
損壞天台耆宿志真揮橐金一新板本以壽天下後
世其於教法豈小補哉

跋高前山所藏蘭亭并無禪諸老墨跡

龍躍天門屣臥鳳閣梁武至公之評也况蘭亭又其
得意者耶吾宗諸老在道眼不在翰墨無禪則戒月
孤高見地暴白由前山翁嗣其法知焉雪巖則禪門
巨擘有向上爪牙而波瀾放肆者也佛慧佛心木翁
輩行雖不同則與前山翁同頡頏西泚雄席間膠漆
其情金石其義死生以之固宜

題曇藏王拆襪線集

以拆襪線欲補此向上一竅其膽氣可謂過人矣殊
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題浮山遠禪師小帖

師始參葉縣縣門庭峻硬衲子畏莫敢近時天方雪
 寒既水灑之又挺逐之師志益銳言曰某甲數千里
 特爲此事而來豈以水挺去縣笑曰子却要參禪遂
 得掛搭後克典座衆苦枯淡縣偶出師取油麪作五
 味粥縣歸赴堂大怒其事坐僧堂前估衣鉢趨出院
 師無難色因僦屋而居託人願求隨衆入室縣亦不
 許後徵索僦屋錢師持鉢以償縣出見之復笑曰子
 真有意參禪令人喚歸未幾遂浩然大徹光明至今
 燭天今之鶻道人稍不協意謗餒蜂起恨不誅之如
 仇視師宜如何哉余嘗想其人不可見今觀此小帖
 亦足聊慰萬一師自號柴石野人以其通曉吏事
 稱錄公云

題東林十八賢圖

晉室土崩瓦解卯金傍睨懷竊取神器之心陶靖節
 寄興於酒謝靈運託志於詩因與鴈門大士同結淨
 社於九江廬阜之間共其事者凡十有八人斯時也
 果何時也宋李伯時以筆端如勾三昧摹寫普示天
 下後世覽者其可無感於中哉

題華光墨梅

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華光其有之矣

簡齋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旨哉言
乎

題龍頭

頭角崢嶸非懷握所玩風朝雨夕宜常宣吾佛無上
神呪以呵護之霹靂一聲恐孽天飛去也

題圓悟帖

高皇幸江都時圓悟由金山詣行在所一日上遣使
者八輩請悟就殿說法敷演簡徑奏對明白皇情大
悅嘗問所居金山何如悟以大江多風寒恐老病浸
極爲對因有天下名山惟師擇居之詔遂遷甌峯祖

帝時高庵已過退鼓居寺之東堂塔碑載之詳矣此
帖謂金山和尚以窩蜂懷持江心因以病辭當是高
庵旣立僧之後未華頂之前有旨補處金山而堅臥
不起故形簡牘如此不然何言其在東塔甚安穩也
禪門寶訓云同高庵者異圓悟是圓悟者非高庵此
乃二家宗徒事也悟退院上堂與臨歸蜀小參略曾
及云今贖浮圖往往引以爲故事以藉攘奪之口豈
果知古人也哉

題紫巖張魏公所書心經後

唐太宗以般若辭義浩博卒難究盡玄奘因縮大爲

小譯成此經以便觀覽紫岳張魏公忠孝兩全爲宋南渡第一人物自非明悟此不生不滅般若清淨心體思陵二百年中興之業何由克成今觀經中所書勤正之氣與南嶽爭高當不在王逸少遺教經下也

跋癡絕所書草堂法師示道璋書授其徒惠派

有運斤之手無受斤之質則其道不傳有受斤之質無運斤之手則其道不知知者其津涉也傳者其源流也源不清則其流必溷津不正則其涉必迷斯二者所以常相求而不相離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師

勝資強本深末茂光明俊偉磊落掀天地亘萬世者豈外此別有旨意哉草堂之於道璋也諄諄其言運斤受斤可謂明矣癡絕之於惠派也啾啾其書受斤運斤可謂至矣源清而流溷津正而涉迷吾不信也

題龔翠巖羅漢圖

西方大聖人嘗慮正教湮微命高第弟子應身末法之中隨其顛倒所欲而誘掖之楊文公大年修傳燈錄敘正傳傍出外別收應化聖賢其得之矣宋南渡有老融者由汴京棄儒歸釋以筆端如刃三昧取應化事跡畫而成圖使賢愚一目皆了樓大參謂老融

惜墨如惜金蓋言其精如此傳融之學者四明則有胡直夫西蜀則有元上人今觀龔翠巖所作十二相雖出於老融脫略筆墨畦徑則又非胡與元所能跋及融也龔也噫其誘掖正教之功豈止契合佛意與楊大年爭衡而已昔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太史公志貨殖傳滑稽其褒貶雖若稍異鞠其指歸亦豈異哉

書大慧答常禪師書後

中天竺曉常禪師者始與大慧同依普融於汴之咸平咸平太宰輔香火寺也會圓悟升天寧慧由太宰

園庵復往依之既而深得法髓不疑古今舌頭悟因以分座訓徒免焉高皇駐蹕吳會常居中竺嗣普融慧居徑山嗣圓悟法門叔姪田此遂分及南遷衡陽也常遣密首座田巡檢殷勤致問此意豈擠之又下石者可同年語哉慧之報章也又豈以道大望重眼高四海遽忘叔父之敬乎其答王大受書云密首座其與渠同在普融會中相聚則密之將命數千里訪問生死猶非苟然今庸謬寡識以麒麟擅自冒不知有法門禮義者視此爲何如哉常後終閏之金山云

題毛氏放龜圖

晉咸康中有得白龜于武昌市者豫州刺史毛寶贖以金畜之甕間放諸江及邾城之敗爲石季龍所逼士卒陷沒江水者不可勝計寶所踐獨若巨石乘以抵岸回顧而去卽前所放龜也噫介蟲之精且能報恩如此彎射羿之弓懷殺原之刃滔滔皆是可人而不如龜乎

書鏡巖頌軸後

軒后所鑄分妍醜者鏡魯邦所瞻亘古今者巖院同章公鏡巖推斯二者位乎僧省之間其明也若彼其高也如此旣復名之又復實之歌乎鏡詠乎巖豈止是而已耶

題梅詩十君子圖

詩之召南書之說命孔子昔所刪定也皆言其實而不及其華由梁何遜至唐宋十君子者誦召南讀說命習孔子之業者也形諸詠歌述諸章句皆言其華而不及其實世道不古人心益薄且僞其不敦本也類皆如是予觀是圖切有感焉

題四皓唱歌四之鼓腹圖

西秦鹿失四皓唱藍田之歌東晉土崩四之鼓華胥之腹山林朝市雖各不同其求志自適未始不同也

雪窻晴玩令人遠想慨然

題雪巖語

雪巖老禿以自已煎過藥滓欲起世人膏肓必死之疾其危甚矣耀禪人偶收姚居士所傳舊方宜急付烈燄聚中庶免後之來者有誤服餌

題癡絕示衆墨跡

龍門佛眼云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閒情妄爲雜事迦文老人最後決定明訓莫過此也玉山癡翁舉以示徒從而切但再三致使隨聲逐色禪流一時墮在葛藤窠裏無出頭處徒第希曇嘗典鍾山藏鑰但以龍門最初四句作日用警策非獨一大藏教皆成剩語且知鷹窠元有鏡容十二面也

題過水羅漢圖

住壽命動天地飛行虛空舉念卽至惟佛一人乃得呵之李龍眠以畫滑稽作一軸詭形怪狀爲過水羅漢圖俗工効顰由是徧寰宇一犬吠虛千猿嗥寔信然

題子昂趙學士所書中峯和尚鐘銘

昔拘留孫佛於竺乾造青石鐘頂類諸天腹陷衆寶其中可容十斛有化如來隨日出沒明宣祕演或聞

撰述
不聞教典至今傳焉古杭爲東南第一都會天目則
高出古杭衆山獅岳禪苑則又高出天目西頂比丘
志彰冶青銅萬斤而成一鐘簾于寺岳之後岡其化
如來霜朝月夕常爲吳淞夢境衆生作大佛事將使
聲塵所至登正法樓悟無生忍臻自覺聖智之妙殊
勲勝烈非獨不在拘留孫下习住之記子昂之書亦
將與此鐘音吼同不磨也

書友山頌軸後

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屹立天壤間亘萬世不可
磨皆莫山若也山之德也如是其可不友乎朱博蕭
育張耳陳餘反叛若不相識視此爲何如哉

題錢舜舉垃圾堆圖

舜舉此圖其以晝滑稽遊戲者也當與柳子厚之頌
馭陸魯望之蠹化蘇子瞻之八物同一機軸於世豈
曰無補蒙莊謂東郭子云道在蟻蟻道在稗稗道在
瓦甃道在屎溺可以垃圾堆而眇視之耶

題大慧示大禪法語

大慧老祖在宋南渡光明如十日麗天音吼若干雷
震地阿脩羅手乾闥婆城雖不無蔽虧亦豈傷其耀
古騰今警聰發聵者哉不因蟠根錯節不足以別利

器杞梓連抱必有數寸之朽其斯之謂也當其梅衡
二陽時爲法忘軀之士負大經論者有之博極書史
者有之詩詞高妙者有之翰墨飄逸者有之非其平
生道眼明白高出死生之表能使之不自疲厭如此
東吳明大禪蓋參徒之磊落傑特者故偈語有識得
玄中玄作得主中主之句後乃繼踵五峯今此紙爲
靈隱慈首座所藏雷電之夜宜謹視之僊官六丁負
之而趨五濁世中不復有此法寶也

題圓悟帖

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菩提達磨十萬里西來悲誨

邊隅家法也當黏罕陷汴四海九州倅一鼎之沸高
皇以兵馬都元帥卽位南京行幸吳會圓悟老祖由
金山得請雲居能循弘覺舊例遣化五十員豐糧食
贍齋孟使八極頂目者優游禪悅究明生死大事法
席之盛至今傳焉視碧眼胡如上格言大訓真不忝
矣後生晚進以世俗簡牘銜鬻者其可得與此帖並
案哉

跋覺範寄黃蘗佛智禪師書

大慧老人黑暗崖照夜之火炬也濁惡海濟人之津
筏也嘗自誓云寧以此身代大地衆生受地獄苦終

不將佛法當人情燒乃翁碧岳之板揭洞上密傳之
榜排鄭尚明默照之非其以天下至公爲無上大法
施主有祖以來一人而已今觀覺範與黃蘗智此帖
言某竊見百禪師傳輒焚去者一十九人不知爲何
意蓋虎生三日其氣固已食牛覺範雖稱前輩詞彩
照映禪門見地差訛豈能全免諺有曰明眼人前三
尺暗其斯之謂乎

書義山頌軸後

君臣父子之義萃乎五嶽不足爲其高師徒朋友之
義屹乎十虛不足爲其大此義也此山也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
過辱夫諂子執一而廢百日用而不知可得妄生睥
睨者哉

書梅隱頌軸後

伯夷西山之隱託薇以自晦呂望東海之隱託釣以
自顯綺皓商山之隱託芝以自高元亮栗里之隱託
菊以自逸十錦沈君以梅隱爲其別稱將慕逋仙而
爲藐姑射之遊乎抑起板築而爲商鼎之調乎其必
有以自處矣

重鐫蔡君謨記徑山遊題其後二

晉楞嚴云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上而
 竺墳魯典下而稗官小說乃至百家異道之書未有
 舍此所現而能鏗金鏘玉震耀古今者宋景祐間莆
 陽蔡君謨由觀文大學士出守杭城其記茲山岳石
 之奇峭水木之幽茂自謂若覺而言夢信不誣矣漣
 水尉杜叔元嘗磨崖大書昭于當時苔埋薜剝霜凍
 雨淋不二百年漫滅殆盡少林嵩禪師易以木板刊
 之今亦日就圯腐者宿惠洲出已資伐石重加雕鐫
 置之流止亭間與唐崔元翰所銘大覺之道之德並
 行於天下後世可不遠且大哉後至元丙子歲題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七

嘉興楞嚴寺經坊捐貲刻此

元叟端禪師語錄第七卷

武林釋性慧對長洲徐普書上元縣吳應泰刻

萬曆丁未歲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八

題跋

題張義祖墨跡

鄧國文懿公當宋有天下第四世君明臣良海宇寧
一三登中書門下省於仁宗前嘗爲范仲淹極口開
解謗讟其事偉矣納女宮中以圖固位由是時論鄙
之義祖文懿晚子也生綺紈中五十年以書畫自娛
而不爲聲色所鴟張方平以宣徽南院使判敵待之
十日竟不一至所立卓爾賢於迺翁遠甚其引筆行
墨有晉諸王凝操氣骨得而不知寶之可乎

題癡絕墨跡

癡絕得法自在其汪洋衍迤出同時諸老上至若鉗
鍵綿密機語切深視圓悟大慧應庵則不無慚色今
楫藏主所收揭示開禪法語黃蘗打臨濟則固是臨
濟因甚却掌黃蘗謂知此毒來處埋沒臨濟老師謂
不知此毒來處辜負癡絕和尚總不與麼黃蘗在鼻
孔裏冷地發笑

跋宏智石窻自得張漢卿諸老墨跡

今天下據曲朶木以缺爐步自冒者求一剛正如石
窻已不可得況古淡如自得者乎求一古淡如自得
已不可得況典贍麗密光明俊偉如隰州古佛者乎
宗門號稱本色尚皆看不上眼副墨之子洛誦之孫
求一軒豁磊落深信吾法如雪窻張左藏何異鑽冰
索火壓沙討油哉焚香三復令人心意朗然回視今
諸方作望塵態於形勢之途者何其陋耶

書顏聖徒手抄四六藁後

用世語言人佛知見如來深所訶責易之一陰一陽
老之道可道清涼尤加擯斥况駢四儷六抽黃對白
者乎四明顏聖徒宋建紹間由毘尼而天台由天台
而禪肆當時號爲儁人其達磨疏有曰日居月諸曾

根源之罕究齒搖髮脫猶枝葉之徧尋能自知入海
算沙之困庶幾可無媿焉

跋則無範禮塔得舍利頌軸後

梵語設利羅此云骨身孔老之書無有也惟砥節礪
行於如來最上乘其圓明正性不與形質俱弊者乃
得有焉昔康僧會於吳大帝朝膜拜至三七日獲設
利羅光彩奪目佛慧命由是大昌今饒城則無範膜
拜不崇朝獲設利多至三十顆視僧會尤加奇偉佛
慧命其復昌乎鉤棘其句藻繪其辭鏗鏘之詠歌之
吾未見其已也

蔣氏子書蓮經詩題

由雉身爲晉開士杭之翼公是也由蛤身爲宋名緇
嫠之印公是也山梁吐綬之姿春池吠月之質一聞
此經便乃蟬蛻灰生超然物表爲光明幢炳耀癡昧
三周七喻之功不其大乎至若粟五行之秀口誦此
經歸真後舌作青蓮華香與置鐵鏤書鎮于母氏者
固不在言也古書蔣君手書此經誠心所發楷正道
麗與此經相終始異世他生可得涯涘哉覽者其毋
忽

跋一村僧帖

村僧之村阿伽陀藥所不能療諸大禿兵復出村語
增其沈痼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矣

題舊作詩後

余今八十有一閉門靜坐日俟無常之至忽集慶齊
萬峯出五十年前舊詩爲示如房琯見夏口甕中之
書張方平見瑯琊梁上之經真隔世事也況晦中明
東嶼海古林茂商隱予四友皆成古人無可爲太白
殘月之配也

跋心遠同知五峯參政題高前山詩卷墨跡

昔無畏琳公玄理外吟筆尤高古一時士大夫皆與
爲方外交蘇文忠嘗擘窠大書云琳老詩禪或曰禪
詩叢林至今以爲美譚今心遠同知於前山翁其所
書旣已暗合孫吳五峯之激賞雪庵之品評咸不在
熙豐諸老下豈今人中果無古人耶

跋大慧墨跡

濟北之道至大慧如朗日麗天何幽不燭如疾雷破
山何蟄不醒咕咕動其喙騰妬謗之燄者非盲與聾
則不爲也一時文章鉅公棄所學執弟子禮如李漢
老韓子蒼馮濟川張無垢輩駢肩累跡殆不可悉說
其光明俊偉絕出古今矣此偈由無相居士發以偈

句事跡推之則內都知董德之其人也以法語道號校之則內殿直鄧子左其人也師被命育王十三閱月復被命徑山豈當時參問有兩子張法語所示是董非鄧其樞衣既多其說法亦廣禪錄難備攷乎讀之者宜詳焉

跋癡絕讚迦文項羽二墨跡

法性寬波瀾闊在玉山癡翁則固有之黃面老人三百六十餘會說一大藏之乎者也至拈華普示大衆迦葉波只一破顏微笑便云吾有實相無相微妙法門用付於汝項王麾百勝之師所向無不如意至垓

下之會乃泣下數行取彼一騎一都尉引天之亡我非戰之罪爲辭由是而言若儒若釋至切害處豈言議足以盡其所蘊耶

題方山和真淨二偈

東山因讀真淨禪錄嘗合掌讚歎云末世中有恁地尊宿大慧老祖目其爲弄大旗鼓手段尤以不一識爲恨由是言之真淨說法非他人可比今方山翁所書二偈特其太山一毫芒耳旣書其語復次其韻豈亦東山大慧遺意耶不然何跋慕之篤如此

跋鐵牛與淨人化檀越爲僧書

撰述
五
人人皆淨名龐蘊不雜髮可也人人皆老盧丹霞不市牒可也大法浸衰不逞之曹窠名僧籍身雖出家心不入道視鐵牛此語當縮頸入地

跋大慧癡絕天目偃谿晦巖斷橋象潭叔凱
諸老墨跡

新州樸者倩童子書壁光明至今如日月麗天吾宗諸老非在筆墨畦徑間昭昭矣大慧起濟北於將小香水海爲口蘇迷盧爲舌亦莫稱揚萬一癡絕見曹源天目見松源其法中伯仲也偃溪晦巖斷橋同時鼎立今皆有兒孫據雄席象潭嘗典惠嚴破院欲聚泥團聽法而泥團亦無并凱苦吟師浪偃而不及者九皋集今在焉

跋石田寄孟無庵辭世頌

少保孟無庵由定海統制受命滅金手提步卒七千拔淮蔡之根抵雪汴梁之冤讎由是遂爲南北兩朝名將豐功偉績布在青史非可誣也至於屣棄功名唾委利祿徧參江澗老禪究明父母未生一段奇特大事尤非他人所能及冷泉石田法兄隻履臨行時獨於少保孟公懸懸不能自已此乃靈山付囑遺意豈流俗淺見可得管窺蠡測者哉

題莊子畫像

漆園之文視老列最爲奇峭其所譚道妙未始離乎老列也宣明養素真人慕其爲人實其肖像與胡樹八百斛金釵十二行大有徑庭矣

題鹽官犀牛扇圖

鹽官國師道契至上名落天下黃蘗分座說法其間李唐宣宗丁內難時嘗掌記室道大德備不在言矣其索犀牛扇話尤膾炙人口今觀此圖雖是頭角分明若乃認以爲實正如失劍刻舟

跋名公帖

紫谿真逸楷法外兼臻草聖之妙此書恐非得意者蓬居事母以孝聞當時濟顛靈跡甚異泉大道之流也朴翁學詩蓬居而青於藍由鄧峯悟旨之後開口動舌無非歌詠本地風光松源三句註腳脫出語言窠臼滅翁謂其深得彭郎家訓豈必然耶

書子昂千瀨唱酬詩後

子昂此二詩韻高而氣清才長而工熟非韋蘇州柳河東則不能爲也昔相遇於錢塘解舍舉以爲示嘗詰之云清淨安得有障子昂云厭垢穢愛清淨去彼取此是非障與予曰將謂是箇翰林官人元來卻是

撰述
萬葉和尙詩卷八
七
箇冠巾和尚胡盧一笑而罷子昂復云老母出某之
夕夢一異僧入室故平生酷嗜佛書禪門諸祖語雖
不全解一見皆略知其意千瀨慣與子昂言詩不知
曾言及此否

題裁縫頌軸後

一鍼鋒上拓開百千微妙法門能大能小能短能長
能高能下能玄能黃龍璠鳳逸衲僧讚歎有分鷹揚
帛視稱師匠者拱手歸降鷄足山中黃梅夜半又何
足云

題堯民鼓腹圖

洞庭之蛇旣斷桑林之豨亦禽由狹狹至十日諸害
皆熈怡怡愉愉咸躋仁壽於斯其見之矣

書海翁書記諸友贈行頌軸後

余與海翁別今三十四年其的骨孫鑑上人忽出此
卷咸淳間南北宥諸君子恍然如見顏色曾不知身
在陵遷谷攻城是人非中也鑑方潛鞭密練以佛祖
事業居懷固將揭斯道焜耀當世孰謂海翁其果二
與

跋偃谿墨跡

天台宗徒西堂以所號爲請佛智師伯以笑堂命之

撰述
云東嶺神師詩集卷八
八
欲其蹕琬客塵煩惱怡然自家闡奧意固偉矣殊不知迦葉波破顏微笑反居門外水潦遭蹈正墮階前千古之下齷成笑具

松江明上人舌端血書九經請題

如上九部妙典諸佛骨髓也衆生命脉也禪門關鍵也教苑精華也悟之則高蹈十方迷之則流浪諸趣松江慧明上人發大勇猛施大精進於自己舌端放紅蓮華色光明發揮此無上法寶普爲有情界中非器人等作大饒益其功行可思議乎

題無擇頌軸

伽黎倒搭和身臥柳栗橫拖信意遊不辨刀山并劍樹豈分酒肆與歌樓此四十二年前居蒙堂時與玉岡霖公所作無擇彌鄙語也時虛谷在後板雲峯爲不動軒主人後三十年虛谷由宜陽大仰而躡雲峯之席無擇神秀昌公嘗以此軸請虛谷題焉又六年子由良睹西庵復補虛谷之席昌公亦復以此爲請回視軸中故人十無二三吁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題孔門諸子圖

踏畢之遊舞雩之詠於斯求之何異按圖索駿者哉

撰述
云見蘇神師別傳卷八
六
從孟氏者常以曾子爲稱昔從荀氏者常以駢子爲稱首二子皆出夫子各專師說互有不同九原可作吾將起此十一子而問之其必有以語我矣

跋瞻堂和尚墨跡

瞻堂老人曾參雲巖遜及起鐵拂者皆蒙印可其心終不自肯至圓悟室中然後大徹有奮鐵舌轉關候之贈故禪林至今以鐵舌稱焉大慧師祖在梅衡有傳其提唱駭云老師晚年有此兒耶遂以圓悟所付法衣寄之其所說超離情見脫略窠臼皆非承言滯句鷓道人可窺測徹禪此偈奚足涯涘其平生萬一

題藏叟所作偃谿茶湯榜遺藁

四六非古也魏晉以降道喪文弊此作由是興焉藏叟老人妙喜三世的骨孫臨濟命脈所係駢四儷六豈其責乎蓋其天姿英發早歲家壑間爲之素熟故習未能頓忘耳天和首座得其偃谿茶湯二榜十襲以爲至寶謂其平生實在於此誤矣

題羅漢圖

梵語阿羅漢此云應真一應斷煩惱障二應不受後有身三應受人天供養證此聖果以曠大劫爲壽命隨意或延或促飛行水陸震動天地皆遊戲餘事惟

撰述
其沈空滯寄只知自了不顧度生迦文老人所以深
所訶責唐宋諸賢想其儀軌寄之筆端如幻三昧使
流俗知所歧慕今安一男子隨例輒恣毀斥拘墟而
藐海坐井而小天可笑不自量也

題香山九老圖

商山之四皓竹林之七賢皆以不能深藏密伏爲時
人所描畫今古筠圓上人示予香山九老圖予今平
頭八十胡杲吉叟劉真鄭據盧真則長予九歲八歲
七歲五歲三歲張渾白居易狄兼謨盧貞則少予三
歲六歲十歲復乃署名其後安知異日不爲他人所
描畫謂予老不知死尚復把人杓柄與時俯仰哉元
統閏逢闍茂三月吉旦書于不動軒

塔銘

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黃潛撰

菩提逢磨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土直
接上根其後支分爲二心印獨付於曹谿派別爲五
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
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爲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
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爲
儒家母王氏能通五經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超然

撰述一
有厭薄塵紛之意六歲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
雅不欲汨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二從族對父茂上
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
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夙負大志以斯道
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參藏叟和尚於徑山叟
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
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
頓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響叟便
捧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卽延入侍司是時
衆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旣告寂師至淨慈依石

林鞏公卽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峴
海晦機熙東剎永竹閣眞爲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
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瑛公在育
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
江而謁覺庵眞公於承天復參雪巖欽公於仰山巖
問何處來師云兩淞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
臭口巖云獺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
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卽
送師歸蒙堂居三歲而巖逝乃還淞右虎巖伏公時
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旣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

詩百餘篇皆真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覲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辦香酬恩卒歸之藏叟焉學徒奔湊名聞京國後三年癸卯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中書平章政事張閻公任行宣政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親臨座下寺當久廢之餘師爲樹門榜而正鄰刹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皆出公外護之力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陛辭南歸卽拂衣去養高干

良階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衆咸謂非師莫能荷負其任相率白于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泰定甲子用使院闔詞奏請爲降璽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蟻聚至無所容歲饑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爲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碁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云棋槃石斫破你腦門盃孟池浸爛你腳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勘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

徹底清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
便打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叱怒罵爲門弟子
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爲藏叟之
的傳一人而已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而其
道德聞望爲朝野所推服薦膺命賜人以爲榮而師
未始自銜意漠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篇翰尤精絕
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
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於前輩如此師
生於宋寶祐乙卯佛涅槃後一日以至正辛巳八月
四日終于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

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舍
寄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
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
衆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
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以是月
十一日奉全身窆于窳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于化
城勾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所度弟子若
千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粵蜀漢間者若
千人其上首靈隱法林本覺梵琦中天竺祖銘等狀
師行業俾潛書之茲碑潛忝從章甫逢掖之後未能

於宗門中歟蘆蔔之香嘗醍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
頌美之辭庸備著狀所述爲之序而銘諸庶幾不失
其實來學得以究極夫旨趣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詵開我人巍巍大慧
垂陰四葉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音震裂地轟天
據獅子座四十二年被遇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
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
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爲千光非同非別徑山蒼蒼
上與雲齊真身常住大慧焉依讚述虛空非愚則惑
直書具文刻此山石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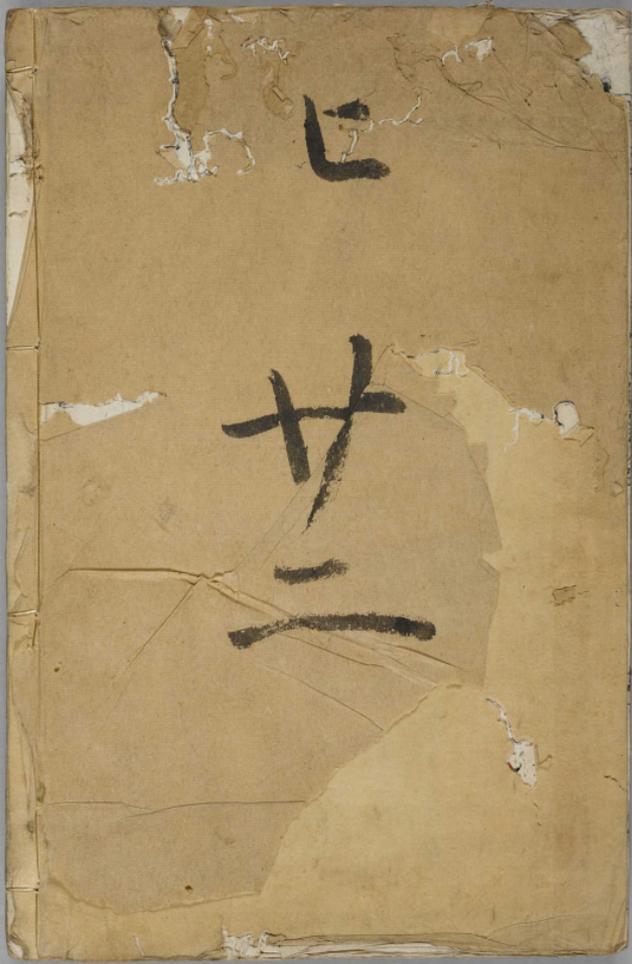
終

元叟端禪師語錄後跋

諸法無法體所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
 今觀徑山元叟禪師四會語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
 其妙用也如鼓百萬雄兵於遠塞蒞有當其鋒者其
 方便也如聚珍怪百物於通衢至者隨所探焉收放
 縱橫得自在大慧云如將福州名品荔枝剝了皮
 去了核送在你口裏自是你喫不下以此知禪師得
 大慧五葉之正傳能大其家世者也其有未得魚兔
 者當勿忘於筌筍至正癸未上元日妙道敬題于竹
 山閒檐時年八十七矣



嘉興楞嚴寺經坊捐貲刻此
 元叟端禪師語錄第八卷
 武林釋性慧對長洲徐普書上元縣陶文汜刻
 萬曆丁未歲仲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茶二

七

